

不久前，罗大佑推出了新单曲《月夜愁2023》，新专辑《爱·河·人间》也即将在这个夏天上线。“我写歌都已经写了45年了，但是没有放弃的原因。就是发现，怎么搞的，还是想写歌，怎么搞的，早上起来还是有新的旋律跑出来，糟糕，这个好像很难戒掉，没办法”。

68岁的罗大佑写歌45年仍无法放弃 这个好像很难戒掉 没办法

光阴的故事和光影的故事

2000年9月，罗大佑首次来到大陆开演唱会，那晚，他以《爱的箴言》开场，台下几万观众瞬间沸腾。

在大家的心中，他的歌曲极大拓宽了华语流行音乐的风格和内容，有着冷静的社会反思和诗意的人文关怀。《鹿港小镇》里，铿锵的节奏唱出年轻人的乡愁；《野百合也有春天》里，没有复杂的遣词造句，却道出了爱情的刻骨；《未来的主人翁》里，“我们不要被你们发明变成电脑儿童”现在听来依然振聋发聩……

这些沉甸甸的吟唱与细腻的情歌，交织着击中了情绪热烈的年轻人们。而它们不仅与光阴的故事有关，也总是与光影的故事有关。

1976年，由刘文正、张艾嘉主演的电影《闪亮的日子》筹备，正在医学院上学的罗大佑经高中时期的乐队鼓手引荐，为电影创作了《歌》《闪亮的日子》《神话》三首作品。电影上映那一年，罗大佑23岁。

后来，他继续为很多电影写歌，上世纪80年代末，罗大佑受香港新艺城电影公司施南生邀请，前去担任音乐总监。电影《滚滚红尘》的同名主题曲，《阿郎的故事》里的《恋曲1990》《你的样子》，还有《飞砂风中转》《似是故人来》《追梦人》……在香港影视发展的巅峰时期，他写下的金曲也广为传唱。

为不同阶段的生命而创作

最近，罗大佑买了一架三角钢琴，每天都会花上三四个小时拼命练琴，弹肖邦、柴可夫斯基、德彪西等古典音乐，学习他们的和弦用法、旋律走法，感受不同轻重高低的触感。现在的他，觉得写起歌来更轻松，因为更容易抓到主题，在用字方面也更加成熟，每天早上起床，还是会觉得有新的旋律跑出来。

时间与光阴，对罗大佑而言，已经是老朋友。2000年时，他刚开完演唱会不久，就已经开始被大家追问“怀旧”的问题。

后来的很多年，罗大佑在世界各地兜兜转转，开了一场又一场演唱会，但歌迷总是会一遍遍地追问：你为什么不再愤怒？他曾说，自己不可能永远扮演“医生”的角色，没有人会一直活在温情里面，当然也不会有人一直活在愤怒里，这跟整个时代，跟个人在时代的人生经历是很有关系的。

2017年，罗大佑时隔13年推出新专辑《家III》，当年离家的年轻人变成了回归故乡的父亲，他感受到家的情感。

希望自己的歌五十年后也能被传唱

2022年，罗大佑以“纯歌手”的身份录制了一张翻唱专辑《安可曲》，他以自己的方式重新演绎了11首流传许久、在成长过程中有特殊意义的经典老歌，唤起大家久违的感动。今年，他最新推出的《月夜愁2023》，也源于一首传唱了90年的歌谣。他在其中嵌入了民谣摇滚的新编段落，希望在这首经典的歌曲里，注入21世纪的人的情感。

“当未来的世界充满了一些陌生的旋律，你或许会想起现在这首古老的歌曲。”在乐坛伫立四十余年，罗大佑开始唱起那些古老的歌曲。

与此同时，今天的年轻人们，还在一遍遍地重听他写下的那些金曲。《剧好听的歌》首轮公演歌单发布后，罗大佑的《追梦人》再次让网友们直呼“回忆杀”。

近年来的综艺和影视剧里，频频出现的时代金曲总会引发集体共鸣，罗大佑觉得，这是一些成绩的累积。而让他常常思考的问题是，在科技的助力下，现在的创作变得越来越快，大家更倾向于注重流量时，音乐作品是否还会有越来越持久的生命力？

事》里的《恋曲1990》《你的样子》，还有《飞砂风中转》《似是故人来》《追梦人》……在香港影视发展的巅峰时期，他写下的金曲也广为传唱。

近日，他宣布加盟综艺《剧好听的歌》，与薛之谦、毛不易、张远、陆虎等新生代音乐人合作，让更多年轻人听到那些历久弥新的旋律。

“《剧好听的歌》很有趣的地方是因为它是一个跨界的合作。”在罗大佑看来，影视原声最吸引人的地方是通过音乐的演绎可以将连续的故事串联在一起，不同的艺术模式相加，它感动人的能力就会特别强。

不过，这样创作音乐的烦恼之处在于，每位导演对每首歌的要求都有不同，他的经验是“一定要相信自己”。

养分和家的意义，作品也更多关照到细腻的日常生活动、以及人与人的联结。

有了女儿的罗大佑坦言，自己变得更柔软，“任何父亲在有了孩子以后，当然都会变得柔软，这绝对不是我个人的问题”。

在他看来，每个阶段的人生，对于生活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对家庭、对朋友、对爱情、对下一代、对社会、对个人健康、对天地宇宙世界变化……既然感受不同，那当然要为每个不同阶段的生命创作。

就像在许多个演出场合里，他反复演唱过的陈歌辛的《永远的微笑》，“音乐的力量真的很大，陈先生不会想到，50年前他留下的这首歌，会这样感动50年后的另一个作曲家。希望我的歌50年后也能被传唱”。

在罗大佑看来，很多国外的音乐杂志，现在还在大量报道着甲壳虫乐队、滚石乐队的消息，他们的音乐从上世纪60年代飘到今天，听众们依然可以源源不断地从中寻找到新的意义。

而这也是他的目标，“我想当初年轻的作曲家，他们是在对的时间用对的方式，用最大的热情驱动力去影响大家的。在这个时代，我们也希望可以找回一些相同的热情，去影响到以后比我们更年轻的人，这是我的盼望，也是希望跟大家可以共勉的地方”。

本报综合报道

分类广告
订版电话:8888315 13953667072
字画/酒水/礼品回收

空调移机维修回收13573606865

▲罗大佑